



山中猎手

左 太 传 著
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

山中猎手

左太传著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一年·济南

山中猎手

左太传著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(济南经9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(001)号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: 3388

开本 850×1168毫米 1/32·印张 6 5/16·插页 2·字数 129 000

1961年9月第1版 1961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60 000

统一书号: T 10099·890

定 价: (6) 0.70 元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全国民兵英雄左太传同志写的一部革命回忆录。

左太传同志从十几岁就在党的教育下，参加了革命工作。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，领导着民兵和武工队，打了无数漂亮仗。

1947年，当蒋匪重点进攻山东时，他在沂蒙县委的领导下，带领着一支由七人组成的武工队，插入敌人心脏，向二十多万蒋匪主力军和还乡团，展开了一系列的神出鬼没的斗争，创造了无数惊心动魄的英雄事迹。作者在这部回忆录中，真实地记述了这一斗争的一些故事。通过这些故事，展现了这支武工队的战斗生活，描绘了他们的英雄群象。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沂蒙山区的战争面貌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智擒門里三.....	1
第 二 章	重回故乡.....	19
第 三 章	坐山观虎斗.....	27
第 四 章	桥头卖酒.....	44
第 五 章	插 入.....	58
第 六 章	夜袭敌兵站.....	71
第 七 章	回县委.....	87
第 八 章	沂蒙山人.....	102
第 九 章	枪打出头鳥.....	114
第 十 章	四天四夜.....	126
第十一章	云雾激战.....	158
第十二章	胜利的前夜.....	171
第十三章	反 攻.....	188

第一章 智擒門里三

一九四六年的下半年，蔣介石在他美国主子的支持下，向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。

八年抗战刚結束不久，內战的炮声又响起来了。

我們解放区的群众，为了保卫已經到手的胜利果实，便一齐动員起来参军、支前、备战……

在一个深冬的早上，我們沂源县黃庄區民兵基干爆破小队，正冒着刺骨的寒风，在村头上練習爆炸，忽然接到了魯中軍区的紧急調令，要我們在十个小时以內，赶到博山县去接受任务。

这个紧急調令，立刻轟动了整个小队，副队长桑魯一听到要出发打仗，恣的一跳老高，忙把集合的哨子吹响，把队员集合起来了，飯也顧不得吃，每人腰里揣了两块干粮便出发了。

桑魯是出名的飞毛腿，个高腿长，右肩上背着一支馬拐小枪，在队前飞似地走着。队员們紧紧跟在他后面，不到七个鐘头，便已进入了博山县境的青石关村。这时，魯中軍区的张象坤同志正站在村头上，他老远看到了我們，便跑过来握住我的手說：“我等待你們好久了！你們真不愧是飞行爆破小队，提前三个小时赶来了！”

张象坤同志把我們領进村，做了适当的安排以后，便向我

們講明了当前的形勢，交代了任務。他說：“頑八軍現在由青島、濰縣沿膠濟綫西進張店、博山，企圖打通膠濟路，割斷我軍南北的聯繫。敵人很瘋狂，今晚十二點就進了博山城。據可靠消息：敵人想在博山休整，捕抓壯丁，組織大規模的搶糧活動。我們的任務，就是針對敵人的這個計劃，主動地打亂敵人的部署……從八陡以西至青石關一綫，由你們小隊負責，東至青州一綫由我帶領另外一部分爆炸隊員負責。”張象坤同志又簡單的詢問了一下我們有沒有困難以後，就跳上馬鞍，向東去了。

張象坤走後，我和桑魯倆觀察了一下周圍的地形。只見四周全是高山，青石關兩邊的陡壁，象刀削的一般。只有一條山溝小道通往博山城。在這二十多里路的山溝小道中間，又只有一個二三十戶人家的小村——土門頭。地形對我們接近敵人，主動對敵開展鬥爭是不太有利的。

開頭幾天，敵人經常從青石關的兩側，迂回包圍我們。我們不僅打不上，有時，一天還轉移好幾個地方。在這種情形下，同志們個個都很着急，一天到晚緊皺着眉頭，也想不出個好辦法來。這天，我和桑魯研究了一下，決定召開軍事民主會，讓大家出出點子。

隊員張西順生得又粗又大，火暴暴的，是個猛沖猛打的好手。他一聽要大家充分發表意見，這回憋了一肚子的气可找到地方出了，便舉着拳頭站起來，粗聲大噪地說道：“咱這算打的什麼熊仗，敵人一來了咱就東跑西轉！干這號丟臉的事不在本鄉本土，跑這麼遠來讓人家笑掉大牙。”

悶不吭聲的李寶增，一直噙着那支老旱烟袋，巴答巴答地抽悶烟，一听老張開了炮，也沉不住氣了，他說：“死要死得光榮，活要活得痛快，我們不狠狠地揍敵人一家伙，只是轉來轉去象什麼話。咱不能頭里走，叫群眾背後指脊梁，罵我們是怕死鬼！是孬種！”

你一言，我一語，七嘴八舌地爭吵得很熱火。事務長老劉也湊上來了，他用力抽了口烟，磕了磕旱烟斗，不緊不慢地開了腔：“打仗的事咱可不懂，可做飯的事咱不外行。做飯也不能瞎做一氣，必須要知道多少人吃飯，飯量大小，才能按量下米。我看這打仗的事也有這麼個門道，摸清了敵人的家底，才能決定怎麼對付。”

老劉的話，啟發了我：這不正是所謂“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”嗎？只要摸清了敵人的家底，將刀把攥在我們手里，就不怕敵人猖狂了。會議決定派人深入虎穴，打探敵情。

支部委員留在隊部研究誰去偵察的問題，大家一齊爭着要去，各說各的經驗，各擺各的條件。我考慮要插到敵人心臟，除了機智、勇敢、果斷以外，為了更加安全，還必須會說博山話。大家正爭得臉紅脖子粗，我說：“同志們都是老戰士，有的是老偵察兵，都可以擔當這個任務。但是，為了更安全，萬无一失，最好找個會說博山話的。”

這一下大家都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不再吭聲了。桑魯說：“算了吧！博山話那個別扭勁兒，誰能學上他們那個腔調來。”

趙紅秘也說：“是啊！哪兒有會說博山話的，快別費那些洋

劲了，还是讓我去吧！”

我笑嘻嘻地看了看大家，然后学着博山人的腔調开了腔：“哩——我拉他妹，昨天晚上我刚走进城門，有两个站崗的，一个二本（日本鬼），一个三本（汉奸），使着一个大盖（三八式），一个金鈎，梆沟梆沟打了两枪，拿活（抓活的），拿活。”

一段話引得大伙前仰后合地哈哈大笑。

桑魯拍着我的肩膀說：“伙計，咱俩在一起不是一天两日了，还不知你有这么一套本事哩！你是什么时候学的？”

“是四三年在魯中敌工部偵察队工作时学的。”我回答說。

老赵見我說出了博山話，这才无可奈何地說：“沒說的，咱老赵是甘拜下风了，这头功还是讓給你吧。”

当天下午三点鐘，我穿上一件黑棉袍，头戴毡帽，挑着一挑子花生，隨着一伙販賣花生的小商人，下了博山城。天傍黑就到了城里，在西冶街找了个店房，和那帮小商販一起吃了飯，把我那床破棉被放在吊鋪上，就想約几个同伴到街上蹓一蹓。这一方面想打听打听消息，另一方面也想避免敌人查店簿的麻煩。于是，我把一支香烟递给年紀較大的一个伙伴說：“老伙計，我們到商号里打听一下物价，明早卖了花生，捎回一点便宜貨，保保来回的伙食費吧？”

“哎呀，大街小巷，乱紛紛的都是兵，出去蹓躑可不大方便。”

“不要紧，他們也知道咱这些穷跑腿的身上沒有財神爷。”我說。

“那倒是小事，就怕給你按上个这个。”說着，他神秘地用手做了个“八”字，眼睛机灵地向四面扫視了一下。

我倆正談着話，店家掌櫃的小女兒搖着小辮，从大街跑进来，吵鬧着要錢买票去看戏。老掌櫃躬下身子，咬着女儿的耳朵說：“咱可不去，戏院里头滿当当的都是兵，小孩去人家割头啊！”那小女孩被他一吓，立时不吵不鬧，噙着小嘴跑到屋里去了。

国民党的大兵，总是好在酒館、娱乐場所胡鬧，戏院倒是个了解情况的好地方。想到这里，我便急忙喝了两碗水，向店家交代了一下說：“掌櫃的，我看戏去了。”

“可早点回来，警察局九点鐘查店。”掌櫃叮囑道。

我点了点头，把羊肚子手巾向肩上一搭，直奔戏院去了。我买了一张票，刚刚坐到位子上，便有一个头戴灰色礼帽，身穿紡綢大褂的家伙，噙着只雪茄烟，帶着一个身着白底紅花旗袍、鬼头蛤蟆眼的女人，摇头晃脑地走进来。人們一見，都胆怯地給他讓路。一个大約是戏院的經理，領着他倆在我前两排的中間坐下了。

我一端詳这家伙的模样和气派，就知道不是一般人，便决定靠上他。我离开座位，向前迈了两步，用眼一瞟，見他倆坐在六排二号和四号上，我想，买个七排二、四号附近的票就滿合适。便走出戏院，到售票口重新买票，事不湊巧，七排的票已全部卖光。六排一号、八号倒还空着。我一想：“一号离他們太近，我这身庄稼人打扮，与六排一号的座位又不太相称，怕引起他的怀疑，便只好买了个八号的票。

我坐在位子上，两眼直盯着戏台，但不时地寻找机会，斜着眼在暗中观察他俩的动作，我的耳朵挺得直直的，特别是我的左耳，恨不能伸出二尺长，直插到他们的嘴边。

开戏之前，台上的锣鼓响成一片，他俩的几次对话，我一句也没有听清。在这种场合，我又不肯探过身子去听，心里一阵着急，真想把这伙讨厌的乐队轟下台去。

三通锣鼓打过以后，戏正式开演了，从“出将”门，一个鬼头蹦出个短打武生来。只听那个鬼头蛤蟆眼的女人，娇滴滴地问那男人：“啊，这是什么人？”

“黄天霸。”那男人答道。

“什么戏，还有黄天霸？”女人身子向左一斜，靠在男人的肩上，又问道。

男人似乎有点不耐烦了，不太高兴地说：“盗御马唄。”

“啊，我说天干冷干冷的，不在家睡觉，非冷着人家陪你看戏不行，原来你是大闺女赶集，人多寻丈夫——一个人心里有底啊！”

“你这是什么话？”

“不是么？你明天要出差到匪区去，先来跟黄天霸学学本领。”女人娇声娇气地回答。

那男人听了，把牛肉包子似的眼睛一瞪，用嘴巴指了一下观众，凑在女人的左腮上说：“哎呀，你别乱讲好不好？”

女人生气了，脑袋猛一扭，烫了的头发，象翻毛鸡一样，翘了一下翅膀。一张涂得象吃死孩子似的大红嘴唇，伸得老长老长。两人闷着气看了一会戏，那男人歪头嘻笑着看了看那女人，见那女人还装着生气的样子，男人便点着一支烟，抽了一

口，討好地遞給她，帶着討饒的口气說：“不要生氣啦，等我出差回來，還帶一些洋撈給你！”那女人這才用兩個手指夾住煙，吸了一口，勝利地昂着頭，噴吐着煙圈笑了。

戲正唱到熱鬧之處，只見黃天霸在施展本領，單人獨馬闖進了寶爾敦的山寨。這時，舞台左方忽然挂出一個尋人招牌，上寫着：“閩隊長速回隊部。”

那女人一見招牌，啊了一聲說：“快回去吧！有人找你。”那男人哼了一聲，輕輕地罵了聲“他媽的”。這時，觀眾有的四下張望，有的注視着出口，想看看哪一個是閩隊長。那男人見此情況，仍然不動聲色地坐在那裡，假裝鎮靜，仰着面孔看戲。等了一會，他瞪着賊眼環視了一圈，見觀眾們的視線又被拉回舞台，他這才帶着那女人，偷偷地溜出去了。

這家伙的一舉一動，我都看在眼里，記在心上，判定他就是尋人牌上的那個閩隊長。剛才只聽到他說了一句無頭無尾的話：“明天出差到匪區。”究竟他到什麼地方去，去幹什麼，都還在迷霧之中。但是，這的確是一條重要的線索，決不輕輕放過。我又想：這女人，不是明妓，也是暗娼，她決不會與這男的同住在兵營，一旦他們分手，便首先跟上她，想法讓她道出我要知道的情況。於是，我便站起身來，跟蹤這兩個家伙。

出了戲院，在一個巷口的拐角，那男人掏煙卷時帶出一疊東西，落在地上。我正想去拾，見迎面走來幾個巡邏兵。我只好大模大樣地往前走去。一面走，一面想：這疊東西，也許從中能發現什麼秘密，它比金子還要貴，不能丟掉它。於是，我看看巡邏兵走遠，便返身去找。一看，原來是一條白絲手帕。

这使我大为失望。也就在此同时，那两个“宝贝”已经无影无踪了。我懊丧地向前走着，走出约有五十步远，忽然发现路北的一个大门外面，有两个持枪站岗的敌兵。我判断，这姓閻的可能回到这个队部里来了。

第二天，是城里赶集的日子。一早，我挑起花生挑子，径直向昨晚发现的那个兵营走去。心想：今天閻匪出差，如能在那大门口碰上就好了。三转两转，不觉到了。我把挑子一放，马上被一群饿狗似的匪徒围起来。有的要称三斤，有的要五斤，也有说不说称不称，伸手就抓，干脆吃起来再说。最后，一个歪戴帽子挎背包的小子，非要全部买下不行。我想：花生挑子是我的身份证明，不能一下子全卖光。于是我带着恳求的语气说：“老总，少称点吧！后面的弟兄等了老半天，还没摊上一点呢！”

我的话，一下子挑起了两个楞种的火气，伸手将那小子拖过来，说：“老子等了半天没捞到一两，你这小子要抢光，没那么便宜。”

“啊，你们想造反呀！这是营长的命令，要出发带着当给养，你管得着。”这小子真是根子粗，气派足，把那两个楞种说得一声不吭。

这又是一条线：它与那个閻队长的出发大概有联系。我一边过秤，一边试探地问：“现在到哪里去都能吃着花生，老重老重的，何必带着这么多呢？”

“他妈的，博山以南关顶和交岭子一带山区，全部都是‘八路窝’，老百姓不管什么东西都藏起来了，一点吃的搞不到。”他接过花生去，插给了我二十元法币。我一看太少了，正好将

計就計，跟到營部探探消息，便追上前去說：“不行啊！二十元錢還買不到一斤花生，小本小利的，賠不起啊！”

“哼，真不識抬舉！老子吃东西，向來就沒花回錢，給錢就是便宜你。”

我正和那小子糾纏，突然看到那個看戲的閩隊長，飛步地走出門來。我高興極了。仔細看去，今天他是另一種打扮。灰色禮帽換成了制貢呢的帽墊，紡綢大褂換成了黑布長袍。但不管他怎麼喬裝打扮，那雙肉包子眼睛，那張凶惡的面孔卻變不了。我馬上放棄跟那小子進營房的打算。急忙把扁擔簍子整理好，往肩上一扛，隨後跟上去。

可是，跟到人多事亂的市場，這家伙在人堆里亂竄一氣。一輛馬車走來，我只一躲的工夫，便看不到他了。我心里一急，刷地出了一身汗。過了一會，我冷靜地把看戲時聽到的消息，和他今天化裝的情況結合在一起，考慮了一下，斷定閩匪今天一定要到解放區去。而且，閩匪一出門便朝着西南方向走，這正是去關頂的路綫。于是我東推西擠，順着通往關頂的路，緊緊追去。

追出城外，仍沒見到閩匪的影子。我站在路口，東張西望了一會。這時，只覺得心里發慌，肚子里咕嚕咕嚕地直叫，才想起還沒有吃早飯。我抬頭一望，正好路東有一家“隨意便飯”的小字號。這家飯店，四三年我在魯中敵工部工作時，曾來這裏吃過幾次。關頂方面的小行商，進城回鄉都愿在這兒落腳。我想，先买个燒餅吃上再說，吃飽了追趕也有勁。

一走進飯店門口，便看到東邊一張飯桌上，有一商人打扮

的人，正跟几个小商贩在啦呱，訊問着什麼。我仔細一打量那人，不由得吃了一驚，只見那人中等身材，行商打扮，一張上下凸中間凹的大長臉上，挂着兩只肉包子似的眼皮，眼皮里包着兩只秤星似的小眼睛。這真是兔子叫門，送肉來了，我找了半天沒找着的閩隊長，倒是在這裡碰上了。

飯店里客人很多，我見被閩匪訊問的那幾個人都已經吃完了飯，準備起身，便擠過去，在閩匪對面坐下來。這時，閩匪要的酒菜剛端上來，他一面吃着，一面朝我打量，過了一會，便端起酒來，滿面堆笑地說：“來，老弟，先喝一盅。”我趕忙說：“不行，不行，哪能讓你老哥破費，咱窮跑腿子的吃上個干糧就很不錯了。”

“哪里，哪里，一家人不說兩家話，快來喝一盅，暖 和 暖 和。”他裝得很親熱。我心里想，這家伙還滿有道道哩，今天算碰上對手了。

我們倆謙讓一番以後，便跟他喝起酒來。我見他一口一盅的那個貪婪勁，知道他是个要酒不要命的酒鬼，便也讓掌櫃的送來一瓶，想把他灌醉。我一連勸了他三杯，他都是一飲而盡。可是，到勸第四杯的時候，他說什麼也不喝了。接着，便搭訕着和我閑扯起來。

他問我：“搶來的什麼貨？”

我回答：“百十斤花生。”

“嘿，販花生可不如販大牛的利錢厚。”他故意搖晃着他的那個大長臉。

“那當然！不過，販牛本錢大，咱手頭太空了搬弄不動。再

一說，这世道不行，不是这头叫你土八路，就是那头罵你蔣匪。就是賺几个錢，也得拿着命去換。販点花生呢，爬不高也跌不重，不管讓誰家弄了去，掙个来回脚，出点力气，也就补上了。”我頓了一頓，又故意刺了他一句：“哎，这穷日子不好混呀，这两天关頂上八路来往不断，查得很严。”

我一面說着，一面用眼角瞟着他。只見他先是一怔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常态，假装鎮靜地說：“啊，你都怎么过去的？”

“穷跑腿的嘛，哪里都有个仁好俩厚的，路跑常了，誰不認得誰，要是叫八路军拦住了，找熟人取个保也就行了。”

他見我这方面的門路很熟，又句句都是講的买卖話，比先前放心了。他又問起我的家乡和姓名。我按店簿上登記的名姓、住址，对他講了一遍。接着他也自我介紹起来：“我是益都东关人，姓門，叫門里三。”

当时我心里想，別說你更名換姓，就是拆了你的骨头剝了你的皮，我也認得你的肝花腸子。我也有意的想和他扯談，便笑着奉承他說：“益都是有名的青州府呀，俗話說：有福之人生在州城府县，无福之人生在穷山薄地。”

他洋洋得意地笑着，說什么山乡有山乡的好处，他早就想到山区販大牛，但找不到一个情投意合的合伙人，見我为人爽直，一見如故。劝我不要再販花生了，跟他去販几趟牛，多掙点錢过个富裕年。我連口答应，并感謝他的抬举。我俩又談了一会儿，見天色不早了，便决定一起赶路。

出了店門，我背着扁担簍子，順着山間的小道大踏步地走着，为了不讓他疑心，我头也不抬。到了一个三岔路口，天快

黑了，他突然停住脚步說：“伙計，再有七、八里就到关頂了，你还一个劲地往前走，就是你有熟人，在夜間赶路也不太好吧？倘若碰上八路，出了事可就麻煩了。我看还是轉轉路好。”

我听了，故意轉过头来，装着吃惊的样子說：“是啊，我就是粗心！咱得盘算个妥当办法哩。”

他很詭秘地咬着我的耳朵說：“伙計，咱俩不是外人，你到底在关頂上有八路熟人沒有，我心里好有个底。”說着，那两个秤星似的眼睛不住地审視着我。

“咱这混穷的，哪里有八路熟人，关頂上的老店东倒是和我很熟。”我回答以后，也趁机挑他一下，反問他說：“听說益都国軍占着，你老兄与那头子……”

不等我說完，他的头象貨郎鼓似地轉着向四周看，嘴里連声說：“哪里，哪里，咱商人也是被压迫阶级……。”

我看他那个慌张劲儿，听着他那似牛非馬的回答，感到十分好笑。这时，天慢慢黑下来了。我們正走着，忽然从对面走过一个人来，他立刻警覺地把右手伸向口袋，直着耳朵听动静。不多一会，見过来一个背着席簍子的行商，他这才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。为了測驗我是否看到他摸家伙的动作，故意笑嘻嘻地說：“老伙計，兵慌馬乱的真叫人提心吊胆，咱老百姓就是难哩。”

“是啊，咱老百姓赤手空拳的，还不是两头受气嗎。”

“咱要是弄只枪护护身也不錯，可是到哪里去弄呢？”

他这一說，我假装吓得不得了，忙說：“什……么……，快